



小學句讀集疏

明倫上

二



門04-13
2808
1/-3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二

益軒貝原先生鑒定

竹田定直編次

明倫第二註

明，明之也。倫，人倫也。其目有五：明父子之親，明君臣之義，明夫婦之別，明長幼

之序，明朋友之交。凡百八章。

疏 明者彰著昭察而不暗昧蔽塞之

謂也。下文又云：人倫明乎上，而小民親乎下。二明字同，但彼以其已明而言此，以其明之而言耳。四書直解說，做講明者，恐未備。○又嘗謂編內右明父子之親，及敬身右明心術之要，等明字俱是闡明之義，與此明字較不同。及聞觀瀾三宅氏之說，自覺其不是。說見于左：又按朱子曰：倫序也。見孟子註。蔡氏解洪範曰：倫，理也。二解言異而意同。定直初意，倫序也。以其得倫序，故曰人倫。言倫則理在其中。然倫字原屬

人品故孟子直以父子君臣爲人之大倫不可專指親義別序信而言也初本具載其說亦得觀闡三宅氏之說始服其精切更覺前見失支離故今悉刪初所載鄙說而全錄其所聞如左蓋開編第一義不可以不詳審故欲其理之明而不畧其言之長矣○觀闡三宅氏曰篇內各門結以明父子之親等目今說作闡明與明倫之明不同者稍過疏鑿明之於天下明之於籍上其實一己且倫即道也自當行謂之道自循序謂之倫而其目有五親義別序信是也立教所引孟子語上云人之有道而承以教以人倫下文仍叙以父子有親等五目此段引明人倫以名其篇而各門結以明父子之親等五目文意通貫可以見親義別序信之卽爲道爲倫也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人耳非倫也必須父子則親君臣則義夫婦長幼別長幼是序朋友是信然後謂之人之倫次不率是也則徒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形而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次紊亂顛倒將近禽獸是聖人之所以必教以人倫也夫子所謂父父子子亦此

意已然自其本然而視之則呼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既自具愛敬一體上下內外前後左右之體而在也故泛言之間或直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爲人倫固亦於理無妨孟子所云內而父子外而君臣人之大倫也者是也唯其合而爲一可以見物則民彝之不可易不可離而分而爲二可以知天理之有所賦而教學之有所原也矣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註設

也庠以養老爲義序以習射爲義校以教民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疏滕文公上○衷旨曰此引孟子之言指出三代立教無非明倫之意○淺說曰庠序學校之設名義固有不同要皆所以明人倫也魯齋許氏曰三代聖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人倫而已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敬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人之教

者必以明倫為教而學者亦必以明倫為學也○註自庠以至學也出孟子集註文夏曰至共之出孟子本文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亦見孟子本文○庠以養老為義蒙引曰庠者養也或養國老或養庶老所以教民之老老而長長也又曰古人立學於養老之義最重王制註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
○序以習射為義周禮曰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校以教民為義蒙引曰校者教也教民不外乎六德六行六藝之屬也
○皆鄉學也蒙引曰庠以養老為義序以習射為義而所教實兼五品之人倫此皆鄉學三代所教皆同俱取一義以名學○定直按句讀於前篇學記章獨以家塾為小學庠序皆以為大學與此不同且據王制註庠序亦有大小學而此以庠序為鄉學者何也虛齋蔡氏謂黨序鄉學也恐是教塾中所升之俊秀也州序亦鄉學也蓋又以教庠中所升者雖皆是鄉學然黨庠州序所教大抵皆十五以上者謂之大學矣然則庠序校各有大小學而又皆可謂之鄉學此言亦可以證前編學記註
○三代共之孟子集註

曰共之無稽聖經訂賢傳述此篇以訓蒙士註訂丁定異名也

聲○稽考也訂評議也聖人之書曰經賢人之書曰傳疏聖經言論語孝經儀禮語說苑荀子等○文心雕龍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
○註評議字彙平言曰評品論也議評定事之宜也
○章句曰訂論也言討論而采取之也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髮總拂髦冠緌纓

端韞紳搢笏左右佩用偃屨著綦註盥音管漱音嗽櫛則

髦音毛綦如追切韞音畢搢音晉偃音逼屨音句著音酌
綦音忌○咸皆也盥洗手也漱漱口也櫛梳也縱髻髮作
髻者黑緌為之笄簪也總束髮飾髻者練緌為之拂髦謂
拂去髦上之塵綾者纓之餘纓者冠之系端玄端服也韞
蔽膝也紳大帶也搢插也笏笏於大帶所以記事也左右
佩用謂身之兩旁佩帨巾小刀之類以備用也偃邪幅也

經足至膝者屨鞋也著猶結也綦鞋口帶也在首則櫛髮
加緹加笄加總拂髦著冠結纓垂綦在身則服玄端著韠
加紳指笏佩用在足則縛屨納屨著綦各以次第施之司
馬溫公曰孫事祖父母同劉氏曰髦謂子生三月則剪其
胎髮為髻帶之于首男左女右逮其冠笄也則綦飾
之加于冠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喪則去之疏方
曰雞初鳴盥漱者謂夙興以致其潔也○章句曰古人面
垢則洗不常洗面故此不言也○孔氏曰此據年稍長者
若孺子則經云蚤寢晏起不能雞初鳴起也又曰此謂命
士以下之禮若命士以上則經云父子異宮昧爽而朝矣
○陳氏曰所陳皆以先後之次○衷旨曰指笏以上皆所
以飾其容也左右佩用是備物以待尊者之用也蓋容不
飾則有慢親之嫌用不備則無以順親之志○曲禮全經
曰事父母者必備服備服者所以敬父母也此亦上士大
夫家服飾也下士庶人則不必然矣○笄本註笄者橫施
於髻中以固髻也○孔氏曰笄謂安髻之笄故文在冠上
○總孔氏曰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故以為飾○髦禮
記說義曰按拂髦鄭註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髦其制未聞

陳註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髦髮為髻之形項氏曰髦者髮
作偽髦垂兩眉之上喪大記主人袒脫髦孔疏髦幼時剪
髮為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孺子之義
也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並死則並脫之陳註同孔
本篇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
鄭註髦所遺髮也正義曰三月剪髮所畱不剪者謂之髦
髦髻判然兩事註解本自明白儀禮士既殯脫髦玉藻親
沒不髦詩髦彼兩髦皆是物也諸家多謂髦為髻失之遠
矣朱子詩傳亦曰兩髦剪髮夾因郝仲興顧麟士亦因而
認髦即髻皆未加考之故也愚謂髦制鄭孔已不得而詳
矣項氏之說恐亦不然今世俗有剪胎毛為丸戴之兒頭
或繫之兒手者必有所本意三月剪髮時剪者為髦所畱
不剪者為髻所謂垂著兩邊者冠之兩旁也未知是否○
綦纓本註纓者結之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
之綦端白許氏曰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
身長二尺有二寸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陳浩
註曰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也○纂疏玉藻朝玄端夕深衣孔氏云大夫士早朝在私

朝服玄端夕服深衣若朝君則朝服朝服玄衣素裳玄端則玄裳黃裳雜裳也○韠陳皓註曰以韋為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韠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韠也服則謂之韠○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玉藻曰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纂疏按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陸氏曰此言諸侯之笏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歟○左右佩用本註紛悅刀礪觶燧之屬依尊者使令也○定直按紛以拭器悅以拭手皆巾也刀小刀礪礪石觶以解結貌如錐燧以取火以上左旁所佩也內則正文左右佩用下陳言其所佩之物婦事舅姑下亦言其所佩而無重出左右佩用文熊氏曰朱子但言為左右佩用註曰紛悅刀礪觶燧之屬從省文也○偁陳氏曰詩曰邪幅在下內則曰偁履蓋以幅帛邪纏於足故謂之邪偁所以自偁束也故謂之偁偁則膝約之也故漢謂之行膝○纂朱子曰纂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註劉氏長樂劉氏婦事名彛字執中胡安定門人著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婦事

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髮總衣紳左右佩用

衿纓綦屨註

衿巨禁切○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衣紳著衣而加紳也佩用鍼線之類衿結也纓香囊也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

疏

合璧曰婦道即子道二視佩之司馬溫公曰孫婦同

於男子故不有冠綦端韠紳指笏之屬○左右佩用定直按內則正文無此四字而陳言其所佩之物朱子更加四字省文從約句讀所註鍼線之類是右旁所佩也如左旁所佩則與男子無異○衿纓本註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章句曰衿纓二字諸家所解不一鄭氏註婦事舅姑衿纓以衿為結而纓則以為婦人有纓示繫屬其意蓋以此纓與曲禮女子許嫁之纓士昏禮主人說婦之纓同又曰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其註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則云容臭香物以纓佩之然觀經文總角衿纓皆佩容臭則纓與容臭似為二物纓非佩容臭之物也且兩言衿纓不應彼此頓異陳氏皓註禮記以婦事舅姑之衿為結從鄭氏而却以纓為香囊則取郭璞註爾雅

以縞為香纓之說然男女未冠笄者既有衿纓之香囊又有容臭之香物以為重複此言衿既以為結則士昏禮施衿者說不通矣今按爾雅云衿謂之褄註以為衣小帶樂平夏引說文施衿結帶也而韻書衿皆以為衣系蓋繫衣之小帶也大抵男女未冠笄衿纓之纓別為一物長則去之婦事舅姑之纓即許嫁之纓而昏禮主人說婦之纓即此纓因將卧息而夫為說之次日仍著之非謂既說而更不復著也其制則鄭氏時已未聞不必強為之說矣○定直按雲鳳王氏所辨詳悉然其說未能無疑其以婦事舅姑之纓為許嫁之纓固似宜從蓋儀禮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然後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此言臨卧自說服主人說其纓若言一說之不復著則服亦不復著之乎章句謂次日復著之者恐空然但其以未冠笄之纓為非香纓者未必為然而句讀為香囊者亦恐似不然今考郭璞註爾雅只言香纓未嘗言囊陳皓註禮記為香囊恐似無據然竊疑男女未冠笄之衿纓必是以佩容臭也亦然則不知為何所用蓋纓是所以佩容臭而容臭是以纓所佩者也然則纓與容臭正是二物言纓又言容臭

非為重複蓋男女幼時皆著香纓而冠笄則皆去之女子更著許嫁之纓凡此章有三纓皆不同一是冠系之纓男子已冠之所用一是許嫁之纓女子已笄之所用一是佩香之纓男女未冠笄之所用蓋其用雖異所以有係而垂下者皆謂之纓則同古註所說反似可據又按王氏以衿為衣小帶似有據然考釋音衿字本又作給字書訓結也則與昏禮施衿自不同然則依舊訓結亦未必不是此固非大義所係然名物亦不可不正姑錄鄙見以俟博雅之是正耳又按禮疏意蔡云衿間有絲乃紃而固之之物也此與章句同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註適往也所寢室也

疏此兼子婦而言

○溫公居家雜儀曰凡子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

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註

煖音郁苛音

音騷○煖熱也苛疥也低下其氣怡悅其聲問衣之煖將減之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也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爬出

入則或前以扶持之或後以扶持之一出於敬也

疏

衷旨曰下其氣而不盈怡其聲而不疾所以盡省問之誠

也○曲禮全經曰言子婦之衣佩者將以往朝也及所以下乃詳言服事之節下氣低下其氣而不盈怡聲怡悅其聲而不厲也事親大患不下氣能下氣矣又患不怡聲惟有深愛者則和氣婉容怡聲也○長樂劉氏曰問衣燠寒候其冷暖失節也疾痛苛癢省其體氣弗寧也抑謂按摩之搔謂抓撓之皆所以撫恤哀病而一出於敬不敢以為儀也○父毋出入則或先或後敬扶持之相其所宜以助其力也○衷旨曰或先或後慮親之傾跌也○曲禮全經曰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或左或右以扶持之隨所便安皆不離于敬也○嚴陵方氏曰左右扶持之如是而養可謂至矣然苟不以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章句曰皆愛敬之發見也○**註**苛疥也本註文○字彙疥瘡疥周禮夏

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註

有痒疥少去聲奉音捧槃音盤長上聲下同沃音屋○槃承盥水者沃盥注水而盥也授進也巾拭手者

疏吳氏曰左

傳云捧匱沃盥蓋長者以匱盛水少者捧空槃同進父毋舅姑以手就槃則長者灌水於其手○合璧曰槃則輕而易舉故年少者奉盛水之槃水恐滿而泛盥故年長者奉盥手之水○定直按嚴陵方氏謂奉槃者勞故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合璧似優但奉水者尊奉槃者卑長少尊卑之分亦自合如此不止為輕重勞佚也

問所

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註

去溫

聲○所欲意之所欲食者陳氏曰溫承**疏**衷旨曰致敬以藉也謂以和柔之顏色承藉尊者之意**疏**順其欲也○問所欲而敬進之本註曰所欲如醴醢酒醴飲食之類○定直按醴粥醢薄粥也內則正文柔色以溫之下詳言酒醴膳羞之事朱子省其文於註言之亦從省文以飲食二字該之蓋內則所記古今異宜也○柔色以溫之衷旨曰婉容以悅其心也○曲禮全經曰與下氣怡聲相應○方氏曰色所以通人已之情也已能柔色斯足以溫親之色東萊呂氏曰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方氏曰自下氣怡聲而下所以養志也醴酒醴而下所以養口體也○註溫承藉孔氏曰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若藻藉承玉然○韻會薦王曰藻藉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

盥漱櫛總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

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註冠音貫朝音潮○男未冠女未

笄皆幼者總角束髮為角也臭香物也助為容飾故曰容臭以纓佩之昧爽也爽明也謂欲明未明之時朝猶見也

佐助也視具謂察疏總角本註收髮結之○內則曰三月視饌具寒暖之節疏之未擇曰剪髮為髻男角女羈陳註

云髻所存留不剪者也夾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剪者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通達者謂之羈○嚴陵方氏

曰總角總兩髦以為角也兩相角故謂之角詩所謂總角

匪兮是也男角女羈此兼男女而止曰角者舉男以該女○佩容臭本註曰以纓佩之為追尊者給小使也○朱子曰蓋為恐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方氏曰不佩用

而止佩臭者示不能即事也○山陰陸氏曰不言綦屨童子不屨綦○昧爽而朝本註曰昧爽後成人也○陸氏曰朝辨色始入皆昧爽而朝今言於此蓋未冠笄嬾或不能

也○此說與本註異○佐長者視具方氏曰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特

可以佐長者而已○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歛枕簟

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註衣去聲簟徒點切○此亦內則之文而不言者

蒙上章也他皆倣此內外婢僕之輩歛收也枕簟謂尊者之枕簟布設也席謂尊者之坐席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

內男服事疏等○曲禮全經曰內外言凡者自眾子諸婦于外是也

至僕妾皆是也雞鳴盥漱家政之常也衣服者著其常服無首飾佩用賤者畧之也○定直按鄭玄云歛枕簟者不

欲人見己褻者簟席之親身也陳滌云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歛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竝以枕席屬婢

僕與句讀不同今按欲灑掃先歛枕簟然後灑掃然後布席此灑掃之次序也歛簟布席兼家長群子婦及婢僕之

枕席在其中如尊者之枕席則子婦當親之說見下○方氏曰室堂及庭自內及外○曲禮全經曰洒灑既畢必布席此洒掃之終事也○又曰因事親之節而推言子弟僕妾乃一家之政具見於此可以見古人教道矣○章句曰以上言子婦晨省父母舅姑之道○益軒先生曰自篇首至此皆言命士以下之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與命士以下之禮不同○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

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歛席與簞縣衾篋枕

歛簞而櫛之註

奉音捧鄉音向社音稔趾音止縣音玄篋音怯櫛音獨○將社謂將設卧席趾足也

牀謂安坐之牀御者謂侍奉之人衾被也篋以竹為之櫛以布為之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卧席則問足向何方卧而起則執牀以與之坐舉几以與之憑席與簞則收歛之衾則束而縣之枕則以篋貯之簞既歛而又以櫛韜之者以卧則簞在席上尤當敬也將疏滙澤陳氏曰將坐且起坐奉席亦長者歛席以下皆侍者

疏滙澤陳氏曰將坐且起時也將社更卧時也

○定直接滙澤陳氏以將坐為且起時長樂劉氏謂侍父母舅姑行遊於所至竊按此節只言安坐卧之道似主行遊然早起夜卧亦包在其中○本註曰社卧席也○嚴陵方氏曰別言之坐者為席卧者為社合而言之社亦席○正義曰歛席與簞者歛此所卧在下之席與上襯身之簞○管子弟子職曰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儼社則請有常則否朱註曰儼始也謂變其社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東萊呂氏曰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劉氏曰請社欲何趾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又曰坐卧所以安老而優尊也而席為之主羣子婦不敢專必讓於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章句曰卧則簞在席上近身恐塵污也○定直接少者二句一連平對歛席三句不蒙御者句句讀章句以歛櫛為賤者事恐不然山陰陸氏云少者執牀與坐侍者舉几則父母舅姑興矣子婦歛櫛以是為節此說似優坐臥尤可重而枕席尤可敬豈可任侍御坐視之乎顏之推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痒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此亦以懸篋為子婦之事○湛子曰請向

請趾適親意也執牀奉几安親體也懸衾而襦愛親敬慎之至也○**獨**定直按古註襦韜也疏云歛此細簾以襦韜之又云簾則韜藏席則否考字書亦並云音獨韜藏也然則韜是包藏之義宜作活字不是物名合璧云獨韜也句讀本篇歛枕篋簾席襦註云歛簾席於襦亦作物名未知何據○**觀**闌三宅氏曰襦从韋从蜀者為弓衣則所謂獨之蓋為韜囊以歛之不可徒說為包藏也古新註通看為可○**註**床謂安坐之床**匯**澤陳氏註說文曰安身之几坐非今之臥床○將坐至長者定直按下文奉衽席是長者則知奉坐席亦長者白文於衽席言之者接下文少者御者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簾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設近敦牟卮匱非餽莫設用與恆飲食非餽莫之設飲食註
支敦音對卮音支匱音移餽音俊○傳移也衣衾簾席枕几每日置之有常處不得輒移置他處也近謂挨逼之杖屨服御之重者尤須恭敬不設挨逼之也敦牟皆盛黍稷之器卮酒器匱盛水漿之器食餘曰餽與及也恆常也尊

者所用之器非食其餘則不敢用之所常**疏**章句曰不得飲食之物非食之餘者則不設飲食之○正義曰敦則周禮有玉敦今易於求取且恐人誤用也○正義曰敦則周禮有玉敦今之杆盃也○本註曰牟讀為塾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嚴陵方氏曰敦牟卮匱四者固不敢用至於餽之時亦或用焉非餽莫設飲食者不設先尊者擅飲食故也○示蒙句解云以本邦俗言之唯酒卮於餽之時用焉其餘必寫他器雖餽不敢用也○定直按如酒卮亦只於尊者賜餽時用之耳若非賜之則不敢用也○章句曰此一章言事父母舅姑坐臥及所用器物飲食之道○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註
委齊莊皆切○應唯應以速也敬對對以敬也進退周旋慎齊言一進一退之時周回旋轉之際必謹慎齊莊也

疏應唯敬對慶源輔氏曰應以唯敬矣對以敬忠矣○**升**嚴陵方氏曰唯者下順上之詞應以唯則無諾也

降出入揖遜不敢噉噉噉咳欠伸跛倚睇視不設唾洩註

雖盛暑亦不設褰裳也○湛子曰孝子愛敬存於中發於氣形於動靜見於衣服無設不謹者孝敬之至也皆在親之側也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

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註

見音現垢音苟漱音搜澣音緩紉尼鄰切箴音鍼綴贅拙二音

○不見謂刷去之垢塵垢也和湯漬也手洗曰澣足洗曰澣上服曰衣下服曰裳以線貫箴曰紉疏父母至補綴吳氏曰致潔也○輔氏曰人情所不欲見也○冠帶補綴請則容有不許然必先備灰與箴而後請敬之至也簡者為之則必得請而後備矣循是而行之固無有不至者矣○曲禮全經曰上文謹已氣體衣服之節此潔親氣體衣服之節是故謹於己者敬親也潔於親者愛親也愛敬相成孝之至也○註手洗曰漱云云孔氏曰冠帶尊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卑以足澣之用力深也○示蒙句解云足洗曰澣此為正訓然尊者衣裳不可足洗只當知漱與澣用力有輕重矣

少事長賤事貴

共帥時註

少去聲長上聲帥音率○賤謂婢僕之輩共帥皆也帥循也時是也謂皆循是禮而行之

通一章而言○哀旨曰少賤即一家而言○章句曰少即前男女未冠笄者賤即前內外僕婢也

曲禮

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註

清七性切○溫以致

其暖如溫被之類清以致其涼如扇疏孔氏曰冬溫夏清枕之類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晨省一日之法應臥當齊整牀社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且既隔夜蚤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藍田呂氏曰一歲則有冬夏寒暑之適一日則有晨昏興寢之適人子不可不知也內則父母將社云云昏定之事也雞鳴適父母之所云云此晨省之事也○朱子曰溫清定省雖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之間正當隨時安處省察其或溫或清之宜也○東萊呂氏曰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一日有晨昏晦明之變此見孝子頃刻不忘親處變時須加意於其間○永嘉戴氏曰為人子

者一食不忘親則無一息不在親側可也溫肅有時定省有節則制禮然也○註溫被扇枕後漢書黃香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

業恆言不稱老

註

告音谷○告啟也反還也面猶見也常猶方也陳氏曰游有常身不他往也習

有業心不妄用也恆言平常言語也自以老稱則父母為過於老矣不稱老欲安父母之心也疏永嘉戴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本註曰告與面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本註曰告與面同反言面者從外來室知親之顏色安否○所遊必有常云云章句曰常定所也○曲禮全經曰游有常身不他往欲親知已所在而無憂召已必至而無失也習有業必勸其職業恐違親之志也○藍田呂氏曰出必告反必面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體親之愛不敢貽其憂也又曰親之愛子至矣所游必欲其安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而不自愛非所以養其志也○方氏曰出必告者欲親知其所往之方也反必面者欲親知其所

至之時也所遊必有常者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業者慮違親之志也孔子曰遊必有方此非遊之有常乎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此非習之有業乎○恆言不稱老本註曰廣敬也老是尊稱稱老是自尊○陳氏曰恆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過於老矣古入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章句曰時常言語不以老自稱或稱人老或稱物老恐父母聞之而自哀其老也○益軒先生曰老字陳氏為自以老稱章句泛說不專指自己凡人之事親多在少壯之時至老父母猶存者鮮矣然則當從章句泛說為穩當○黃氏曰對父母言則須避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人子不忍斥言非人子自身稱老也○李氏曰如曰天子之老寡君之老則稱之不稱於常言而已矣○王氏子墨曰出告反面游有常者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業者慮致親之疑也常言不稱老者慮動親之感也人子安親之心亦何所不至哉○觀瀾三宅氏曰此章總言為人子之職故出必告反必面游之常習之業皆是謹恪不敢擅恣之意而不違志不貽憂等多般曲折自存其中

本註以面為空知親之顏色安否乃注疏之文非本文正意也恆言不稱老亦謂人子雖年過壯強者而平常言語且不自稱老不以老成自處之意無所不備也句讀欲安父母之心其意雖好而不當也

禮記曰孝

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者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

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

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註

奉音捧屬音竹勝音升○此禮記祭義之

篇不曰祭義而曰禮記者以其言孝非言祭也餘皆倣此愉悅之色見於面婉順之容見於身盈滿也洞洞質懇貌屬屬專一貌勝當也言敬親常如執玉奉盈恐不能當其重繚而且將覆墜也若夫嚴肅威重儼正謹恪乃以上臨下之敬耳豈事親之道哉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有愛敬兼至乃疏朱子曰孝子之有深愛者云云故事親之孝子之道際惟色為難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謂必

有者以其自然而非勉強○衷旨曰不期和而自和無非戾也○山陰陸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方氏曰愛者心也心動則氣隨之氣形則色隨之色見則容隨之故言之序如此○公孫弘對策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示蒙句解云三者實無前後然視其所以見於外則先視其氣象次顏色次容體故相承而言之深愛之心三者之本也○孝子如執玉衷旨曰二孝字對看以上是愛以下是敬要補愛敬兼盡乃為孝不可嚴威儼恪也○合璧曰執玉奉盈還在兩如字上模寫惟內極其愛故外極其敬○章句曰言孝子深愛其親雖極和婉而又如執玉奉盈恐不能任其重且將失之言謹之至也○嚴威儼恪朱子曰恪是恭敬中朴實緊切處又曰太莊太嚴厲了○本註曰四者容貌非事親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番陽饒氏曰執玉奉盈以卑承尊之敬也嚴威儼恪以上臨下之敬也○草廬吳氏曰洞洞屬屬以愛而達於敬也嚴威儼恪勝其愛也○定直按親親故愛尊親故敬愛與敬空兼盡然孝子之敬親生於愛心之深如一器玩之微亦愛之則保護加密况孝子

之於父母乎故敬慎之不足者愛慕之未至也唯其敬出乎愛故其容和順卑柔而不嚴威儼恪也

曲禮

曰凡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註主當也室西南隅疏考異曰本經無凡字居不中奧孫

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奧故謂之奧而祭

祀及尊者常處也○坐不中席本註曰一席四人席端為

上非惟不可上亦不可中或曰共坐則席端為上獨坐則

席內為尊故卑者不得居中也○行不中道本註曰男女

各路路各有中○金華應氏曰道路之間豈父之所統哉

而行不敢中者蓋無往而不寓其敬親之意也○立不中

門本註曰門中有闌兩旁有振中門謂振闌之中尊者所

行也○或問振闌之中朱子曰門之中有闌扇之兩傍有

振振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右扉

之中也又曰振如今衾頭相似闔當中礙門者

為祭祭祀不為尸註食音似響音享祭音蓋○食饗如延

客奉祭之類祭量也饌具之多少當

為祭祭祀不為尸註

順親意不得自限量也尸神象也父主

祭而子為尸是父拜子也故不為尸

祭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之事○

廣安游氏曰正義熊氏說未妥蓋傳家正欲省事方為子

孫裁食饗之量是煩尊者也大祭為人子假如士庶人朋

友相往來苟欲為之設醴必先白父母乃可而設醴之量

又當聽於父母也○廬陵胡氏曰食饗不為祭此未傳家

事者鼎氏祭而不稅○定直接游胡駁熊氏說其以為未

傳家事者似是然作子孫自饗則與熊氏同但作父母食

饗子孫不為祭說似安張子亦作父母賓客說蓋食饗祭

祀並是父母所主為子者不為祭不為尸方是又按游氏

云不可裁食饗之量煩尊者亦恐不是雖使人子受家事

者自饗賓客亦當必請父母而後行之內則曰舅沒則姑

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姑經已有明文賓客禮

之大者非常之事必當待父母之裁量豈以此為煩尊者

乎唯家事之瑣細當自裁耳然此章食饗作父母賓客為

安○祭祀不為尸定直接鄭氏云尸代尊者之處為失子道

然則尸卜筮無父者本註取之語類亦引此文曰尸用無

父

祭

祭

祭

父母者為之此說可疑依句讀則此所謂祭祀言父所主祭祀故曰子不可為尸饒氏謂不為尸謂主祭者之子禮孫可以為王父尸若其父主祭則父不拜子非其父主祭則無妨此與句讀同意恐似有理然則祭父者宜立孫或兄弟之子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疏陳氏曰先意承志也○東晉曰親之恐動而不見也以上言尊親之事之志未見於言此無聲也則以我之心迎其所欲言而若聽父母之聲焉無聲尚聽況有聲乎親之志未形於動此無形也則以我之心迎其所欲言而若見父母之形焉無形尚視況有形乎此所謂先意承志也○吳氏曰孝子在親之側當謹察親之言動親之口未言則無聲之可聞也而子之耳審聽常若親之有所諭教惟恐其言之不及聞也親之體未動則無形之可見也而子之目諦觀常若親之有所指使惟恐其動而不及見也○以上先意承志之說以下又一說○正義曰聽於無聲者謂聽而不聞父母之聲視於無形者謂視而不見父母之形雖無聲無形恆常於心想像以見形聞聲謂父母

將有教使已然也○章句曰雖不聞父母之聲常若聽之雖不見父母之形常若視之此言孝子之心常在父母○定直接此節有二解一解作在親側時先意承志之義一解作離親側時念念不忘置之義俱是孝子思親之真心空併兩說而後其意完全○註以上言尊親之事承居不主與以下而言○金華邵氏曰主與中席云云人子不敢當既不嫌於逼其親矣聽於無聲常若親有命視於無形常若親在前又不至於違其親其尊之者為如何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註訾音紫○苟苟且訾毀也登道也此言愛身之事邵氏曰為子之道既當自卑以尊其親又當自重以愛其身疏孔氏曰相毀笑為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為也○合璧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二者能招禍恐辱於親也○吳氏曰登高臨深恐致墜沒溺而有死傷之患也君子稱人善不言人過在彼之事本無所預而輕率有毀譽之言聞者將以為謗之也在我之情非有所樂而輕率有哂笑之貌

見者將以為侮之也皆能取怨召禍故孝子謹之而不敢為也○長樂陳氏曰聽於無聲一傾耳而不敢忘父母也不登高不臨深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也不苟訾不苟笑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善於事親矣○註邵氏金華邵氏名困音淵字萬宗朱文公薦其學行所著有禮記解讀易管見○**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
遊必有方註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設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疏**論語里仁○定直按此章上句是說不遠遊固不可而近遊亦當有方此說極是蒙引存疑謂遊必有方只接遠遊說人子豈能匏瓜哉不遠遊其常法也方乎雖近遊亦不可無方苟無方則使親不知己之所在

咫尺千里豈孝子之情耶凡聖人教人說常而已或不得已而遠遊者人子之變非孝子之常也緒言云上句云不遠遊下句單一遊字則非遠遊可知且集註云召則必至以近處言可知蓋此章乃言其常若不得已而遠遊又自有處變之道非人子事親如匏瓜也余及見此說益信不可作遠遊之說○衷旨曰試讀父母在三字引動人子多少快樂撥出人子多少憂思男子有事四方安能偃處一室有方便是不遠若遊之無方則雖在門庭之外親竟不知子之何在○註范氏名祖禹字淳夫伊洛淵源錄七載○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註死謂患難跬步不忘○**疏**本註曰為忘親也死謂許友以死雖父母不在亦不可○疏相衛非報仇讎○京兆李氏曰按鄭氏註以死謂報仇讎子程子乃謂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故子朱子曰死謂相衛非報仇讎○合璧曰朋友有相助之義父母存則不敢忘親以身許人○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曰親在

則可乎曰至于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難而後言也○又曰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者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者如戰國游俠為親不在乃為人復離甚非禮也○湛子曰不許友以死者使不私其身也然親沒許友以死者亦有道焉同難而死赴死義也輕身以復讎非義也畢政曰母在政身不可而許人然徒知母在許人以身之非而不知親沒輕生於非義以毀傷者為不孝也經曰交游之讎不同國斯其義而已○藍田呂氏曰先儒謂許報仇讎雖父母歿亦不可也戰國游俠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流俗高之此先王之所必誅君子謂之不義者也○章句曰此一章言孝子之心無時無事而不在父母也通前為人子者章以下而

言○

註黃氏未詳疑此說出于江陰黃氏所著小學通義章句亦間取引其說然未得見本書

禮記曰

父母在不設有其身不設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

註有猶

即許友以死之謂示猶教也疏坊記○小學大全不敢有其也上有上下卑當統於尊也疏身非己之身父母之身也不設私其財非己之財父母之財也○曲禮全經曰親在而離親也○永嘉戴氏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豈設許友以死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設私有其財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孝也○衷吉曰言身及財皆統於父母不設自專自私教民有上下之分○方氏曰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定直按示民者以此教示民也不是身為之民倣此之意○註許友以死之謂觀瀾三宅氏曰不設有其身謂人子行身雖一出入父母在饋起居不敢自擅非獨謂許友以死也句讀誤矣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設專也註自此遺彼曰饋自下奉上設專之疏方氏曰曲禮曰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君之以饋獻所賜且不設受况專之以授人乎○章句曰此一章承上不設許友以死而推及財物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

之命勿逆勿怠註

子而孝敬父母必愛之婦而孝敬舅姑必愛之然不可恃愛而於命或逆或怠

也逆謂不順

疏

衷旨曰於命有逆則反失其孝有怠則反失其敬故於初受命之時不可逆也

命之後不可怠也○朱子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平日慈愛之心也○慶源輔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有未便而不能委曲將順之而遽逆之而遂怠焉猶未能盡愛敬之道也必如後所言然後可○東萊呂氏曰己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定直按逆怠固緣恃愛相忘而生然一念之有間斷非緣恃愛亦生逆怠焉若下文所謂飲食衣服之有所不飲者徐徐說不是己所好亦如固所不足責者雖有孝敬之人未嘗能不有此失故戒之如此嗚呼事親之難至此哉然愛敬兼至而念念在父母則其見於容貌辭氣者當自無毫忽之所失也亦何患其難之有所患在愛敬之未至爾

若飲食之雖不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

必服而待註

飲去聲食音似者音視○者欲皆好也待謂待尊者察己不好而改命焉然後去之

章句曰下文皆勿逆勿怠之事言此節及下節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

而姑使之而後復之註

姑且也使教也陳氏曰尊者任之以事已既為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人代為己雖不以為勞而不欲人代然必順尊者之意且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己意且教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

復為之黃氏曰此兩節皆明弗逆弗怠之意疏輔氏曰既加之事又使人代之父母之命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者終以身親之也是之謂勿逆勿怠○益軒先生曰若曰己不勞不令人代我則父母愛子之心不安且傷父母之心○定直按與之者附託其事也使使其為其事也復之者己復其事也不以父母之事委任侍御之手故復之不必待其不能而後復之也蓋不逆父母之意故姑使之不急父母之命故已復之本註云待其休解而後復本事業於己身遠慰怨於勞事也又按使字句讀章句並訓教也恐近鑿濫澤陳氏只

說教使之未嘗訓作教誨也句讀章句引陳氏則除去使字何也且內則下文子婦未孝未敬勿庸怨惡姑教之云云彼已用姑教字與使字自別○金華應氏曰是非故為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之間亦有不容以直遂者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也○方氏曰必嘗而待必服而待則順受其命可知若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則勤行其命可知○此兩節至之意定直按嘗而待服而待姑與之皆勿逆也復之勿怠也○子婦無私貨

無私畜無私器不設私假不設私與註

畜許六切○畜養壯也假借人也鄭

氏曰家事統於尊者也疏六反是畜牲畜藏初無定解今集說定著為許六反則正謂所養六畜矣意欲與上文私貨分別然所舉反挾不如作勅六反者之較廣也下文私親所賜亦必獻諸舅姑舅姑不受亦必藏以待乏其無私畜可知此說尤好句讀亦從集說作畜牲恐不是吳氏解做藏積之物似宜從或曰貨與畜何辨別曰貨是貨財言金玉錢穀之類畜是畜藏言飲食衣服之類而貨挾畜廣貨亦畜也

器是器用言杯杆鍼管之類貨畜器各有辨別而不可混也曰子婦無畜無器則佩服杯杆亦豈無用耶曰非無用之也不私之也蓋為子婦者凡有所用則必請諸父母舅姑雖身所服御亦不敢私之一統於家尊而已子婦豈別有尺寸調度乎○本註溫公曰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又溫公曰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私財乎若父子異財互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飢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糧鋤慮有德色母取其帚立而辭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湛子曰家政定於一也故家政不一則家不理國政不一則國不理天下之政定于一而後理婦或賜之飲也○註鄭氏鄭玄字康成後漢人註六經

食衣服布帛佩悅葆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

如新受賜註

悅音稅葆昌改切○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與之佩雜佩服線之類悅悅中葆蘭皆香艸輔

氏曰新初也如初受兄弟之賜也

疏

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顏師古

云菑卽今白芷○定直接釋文菑本作芷韋昭云香艸考正字通有芷字不別出菑字曰白芷一名菑內則註菑蘭皆香艸漢書芷陽縣史呂不韋傳作菑陽芷菑字異義同集韻芷字註香艸別出菑字註艸名靡蕪正字通辨芷之詳○益軒先生曰古昔未有沈檀之類香物只用菑蘭之類○如新受賜定直接新與受對如新受舅姑之賜如此說似佳諸註多以新爲初以賜爲私親之賜似無意味唯說義以兩受賜作父母之賜說○輔氏曰人以與己已得獻諸舅姑其喜一也○註謂私親兄弟與之正義曰以下文云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此云或賜之獻諸舅姑故知私親兄弟賜○定直接以或賜之爲私親兄弟所與此據古註今詳古註以下文故賜爲所故賜之物故其說前後相應今據滙澤陳氏以故字爲句則作私親所與者似少不穩章句只作人賜不必指私親兄弟以下文故字作所以說反似妄然以故字爲句者恐不如古註若反賜之則作故賜說○輔氏名廣字漢卿朱子門人

辭不得命如受受賜藏以待之註

反賜之謂舅姑不受而復與之不得命不允其

辭也如受受賜如再受舅姑之賜也待乏者待舅姑之空乏而獻之也

疏

滙澤陳氏曰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合

璧曰不得舅姑受納之命○章句曰如受受賜不設以爲己之所獻也○禮記說義曰按獻諸舅姑者不設私受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者不設私與故也如新受賜如受受賜空玩二如字兩受賜通作父母之賜看凡新受賜則喜更受賜則不自安今受獻曰如新受賜者是形容其喜之狀却獻曰如受受賜者是形容其不自安之狀蓋旣以獻諸舅姑雖不受而此物卽是舅姑之物矣不敢視爲己物也故其受所回還之物如受受賜也

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

句賜而後與之註

復扶又切○故

卽反賜之物也亦必再請於舅姑旣許然後與之黃氏曰不敢私受故獻諸舅姑不敢私與故復請其故疏滙澤陳氏註曰故卽前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私室今必請尊者旣許然後取以與之○章句曰請其故謂以與其私親兄弟之由請於舅姑決其不可也○定直接兩說雖異竝以故字爲句納蘭成氏云上文婦以物獻舅姑舅

姑不受如再受賜而藏以待之是以謂之故賜謂舅姑前日所賜也今以故字句絕非矣自鄭氏以下諸儒亦無如此讀者成氏辨似確如嚴陵方氏慶源輔氏亦皆依舊作故賜○章句曰此一章申前不設私有其財之義○曲

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註**

唯音委○諾應之緩唯應之速

本註曰應辭唯恭於諾稱諾則似寬緩驕慢○藍田呂氏曰弟子之事師猶子事父父召無諾則先生召亦無諾諾者許而未行也唯而起聞召即往也○長樂陳氏曰子之於父弟子之於師其畏敬之篤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於其所未召也常若有所召則於其召也設諾而不唯乎內則應唯敬對事父之禮也論語曾子曰唯事師之禮也為人臣者君命召在內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亦唯而起之意也○定直按此明父子之親及事先生之禮者蓋依本經連言之取其全文也○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

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註**

母音無下同○士相見禮儀禮篇名大人卿大夫也視面觀其顏色

可傳言未也抱懷抱也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毋改謂見答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母自變動嫌懈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也○疏母改章句曰改視天同在此者皆若是視之儀無異也○疏不定下文遊目是也○衆皆若是定直接儀禮疏曰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據疏此大人指君言故諸卿大夫之同在此而不與君言者亦視君之儀若其與言者而無異也不是言與大人言者於同在此者亦當若是也儀禮上文與大人言註曰卿大夫也與此大人不同句讀以此大人為卿大夫又以衆為諸卿大夫故其義不明合璧曰大人公卿大夫也衆謂同在此者當如是之誠敬也此說與古註之意同而所指之人不同耳○合璧曰夫人尊貴之所在一起居一動靜皆須體察而況語言之間可無敬慎乎○益軒先生曰此節雖非事父母之義而以與下文相連故存之○註不虛心益軒先生曰不敬大人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則有異心而不能虛以受人

於帶**註**

安上聲○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故所視差廣因觀於帶則憂

疏

呂氏曰事親主愛察其色不純以敬故異於君也○章句曰若父若與父言也子於父親故所視差廣以觀安否何如然亦不得上於面下於帶也○註記曰至則憂出曲禮文○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註視足伺其行也

視膝伺其起也

疏

衷旨曰總是敬愛之所

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註唯音委○父命呼為父命所呼也唯諾皆應也而唯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速於趨

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本註曰急趨父命故親老出不投業吐食又曰趨疾趨也急走往而不暇疾趨

疏

玉藻○方氏曰已告云東往則不設更適西也復還也不過時如已告云晝還則不設更至暮也

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註復音伏瘠音劑疏音疎○易改也不易方如已告云東往則不設更適西也復還也不過時如已告云晝還則不設更至暮也

瘠病也色容不盛有憂色也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此特其疏略之禮節也

疏

山陰陸氏曰或言親或言父敬言之則稱父愛言之則稱親○章句曰不易方遊有方也

○方氏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所以慮貽親之憂疑而已然而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如此故也又曰色容不盛文王世子所謂色不滿容是也○講義曰以為孝子之疏節者蓋孝子之事親必有篤於此者○慶源輔氏曰於其疏者苟不及焉則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

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註圈區員切○不能猶猶存故不忍方氏曰書書策也杯圈飲食器也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

疏

本註曰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圈屈木為之危匱之屬也○方氏曰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之器也婦人唯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章句曰杯圈常洗滌之物口澤未必存孝子心在

乎親如聞其氣故以氣言○慶源輔氏曰親亡而澤猶存唯篤於孝者覺之上為疏節而此為至性也○顏氏家訓曰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習離枝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爾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敬遺惟當緘保以留後世爾○定直接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孝子之情有不忍也雖然父之書非必不可讀也父有遺書而或加批評或加點抹及如其所著文字皆是父之意見所有也為子者固不可不讀而知之或父有著述而未及成其功者不可不繼其志也為其不忍而廢之可乎且因追慕之深讀其書而思其顏色亦孝子之情也故不能讀者孝子之情為不忍也讀之者孝子之志不能已也苟泥經文而廢父之書則恐將有膠柱調瑟之失矣○註方氏嚴陵方氏名慤字性夫作禮記集解朱子嘗曰方氏禮記解儘有說得好○**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哀**註婢子婢所生者若及也庶子庶孫庶母所出者父母

所愛當終身敬之疏饒氏曰嫡長之外餘子雖正室亦通非特愛之而已○定直接鄭註云婢子所通賤人之子滙澤陳氏註曰賤者之所生也此似作出於父者方氏曰婢之子也應氏曰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此作非父之所生前說似長令壁云父母有婢妾所生之子及眾子眾孫此與前說同似穩妥又案先言婢子者便文也○應氏曰婢子賤微而可遺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母有所鐘愛焉非特加愛又當加敬可也○衷旨曰敬比**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設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哀**註母音無也視疏方氏曰執事所執之事也○曲禮全經曰妾雖已比也疏之妾然為父母所愛之人則每事必加隆焉順父母之心也雖父母沒不哀事亡如事存也○衷旨曰此言人子當體父母愛妾之心必厚於親之所愛而薄於已之愛○**子甚愛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安其妻父母曰是

說音悅○空猶善也出謂出其妻應

疏 孔疏曰出謂出去大戴禮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云

云○應氏曰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是猶易以順聽妻妾吾所親暱亦唯父母是聽知有親而不

知有己也。父母沒而不衰。蓋雖沒而念之愈深。則其敬與愛。空其不衰也。○衷旨曰。此言人子出妻之道。以曲體親

心爲貴，不可下以私情，而然公愛。○章句曰：此一章因上章言父書杯圈而及此數者，皆不忍違父母之意也。○註

應氏金華應氏名鏞字子
和著禮記纂義二十卷

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

其字皆指親而言樂其心怡悅其心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也方氏曰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樂其

目昏定所以安其寢晨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己之心也

內則○不違其志。衷音曰順。其所欲所惡之志。願○安其寢處。劉氏曰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簟席

簞褥衾枕帳幄必修治之類○
 以其飲食忠養之方氏曰
 養親之道雖非卽飲食以能盡亦非舍飲食以能爲君子

何以處之亦曰忠養之而已夫忠所以不欺其親也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昔曾

子養曾哲曾元養曾子其有酒肉也未始不同及其間有餘曾子則曰有曾元則曰亡故孟子以曾子爲能養志以

曾元爲養口體者○益軒先生曰此乃孝子養老之法也
樂之一字貫之忠字用工之要也○定直按本註云養之

下文皆言養老之事忠養之下曰孝子之身終終也者非

庶子妻妾下文說及父母所愛敬則此節似作泛養者然

終其身之語亦孝子事亡若事存之意耳且人子左右侍養晨昏定省只可以施父母何暇分及他老耶句讀及諸

家指親說者似空從溫公雜儀亦載此文作凡子事父母

又長樂劉氏云孝子之養老者婦之養舅姑孫之養祖父
母猶子之養其父母也故皆曰老焉此說亦通○註四其

字皆指親示蒙句解云本文有其字五句讀是故父母之
云四其字者除末一箇其飲食其字而言歟

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
於人乎註父母所愛之犬馬猶愛之

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之乎若薄之是薄吾父
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

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本註曰上言其近親者此言親所愛敬者

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家婦註謂

傳家事於家婦非以年計也家婦長婦也祭祀賓客

客禮之大者猶必咨稟而後行焉介婦衆婦也疏本註
雖受傳猶不敢專○合璧曰皆是家事統於尊之意○註
老謂云云集說補正曰老當有証據然後讀者易明否則

似老而傳之老矣吳氏曰老與孟子堯老而舜攝左傳吾
將老焉桓公立乃老之老同謂謝事也○家婦長婦也方

氏曰婦人以從人爲事故家子之妻謂之家婦猶之宗子
之妻謂之宗婦也○咨稟字彙咨津私切謀也稟必敏切

受命也毛氏曰今俗以白事爲稟古舅姑使家婦毋怠不

無此義定直接此稟字稟白之義

友無禮於介婦註使家婦無下同友當作設○言舅姑以事

之命而無禮疏章句曰友當作設言舅姑以事使家婦家

於介婦也婦不可怨其不使介婦而使已怠慢於事

且不設忿怒而無禮於介婦也○滙澤陳氏註曰石梁王氏

曰友謂當作設者是劉氏曰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

也言舅姑以事命家婦則家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

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補正曰王氏則讀母
怠句絕而以友作設劉氏則以母字統怠與不友無禮三
者二說劉氏近是然謂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非也
項氏云言舅姑若任使家婦家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
衆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蓋姊姒

猶兄弟不善待之亦可謂之不友矣○定直接句讀章句
竝從王氏以友字作設字於文意似安且與下節用四設
字例相合補正從劉氏為是如禮記疏意等亦依舊作不
友說不改字而義自通未知兩說孰是朱子曰此句之義
未詳註說恐未然也或疑友當作設依之則朱子亦以舊
說為未然又按補正駁劉氏怨不助己之說固好而取項
氏令其代之說亦恐未是

舅姑若使介婦毋設敵耦於家

婦不設竝行不設竝命不設竝坐註

耦音偶○敵相抗也耦相竝也命出令也

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亦不設恃此而與冢婦相抗
竝非惟任事不設抗竝亦不設竝行竝命竝坐也
曰下冢婦也○納蘭成氏曰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言
舅姑若使介婦介婦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冢婦故曰毋
設敵耦下文不設竝行竝命竝坐正其目也○章句曰竝
命如冢婦使一人介婦不設同使之也○納蘭成氏曰命
謂出命以使人凡事宜請命於冢婦不可以舅姑命我遂
與冢婦敵耦而竝命也○東旨曰此所以內和理而家可

長久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設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

姑註

凡婦通冢婦介婦言私室婦之室蓋婦疏方氏曰私

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故也○慶源輔氏曰姑嚴則婦
賢凡此非特舅姑之便其侍乃所以成婦之德也有事則
私事也大小必請於舅姑無所隱也○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

設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設

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註

適音的祇音支舍上聲○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

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祇敬
也徒從人也舍置也寡少也約省也入亦謂入宗子之家
加高也言非惟不敢以富貴入宗子疏定直按古者有宗
之家凡父兄宗族皆不敢以此加之
宗四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別子言始封諸侯世子之弟也
諸侯有世子而襲其封世祭之別子之後不得祖諸侯故

以別子為始祖其長子之家立廟祭之其後至第六世之孫則別子之長子為高祖其子為曾祖其子為祖其子則禰也乃併始祖為五廟皆祭之至第七世則第六世孫之曾祖為高祖而第二祖廟則遷之如始祖之廟則百世不遷與其高曾祖而祭之謂之大宗家繼禰繼祖繼高祖之家謂之小宗句讀所謂父及祖之適子者是也祖字包高曾而言也繼高祖者高祖之子大宗家之曾祖之弟也別繼高祖為小宗至第五世祭高曾祖父四世而不得祭始祖至其子則併其父為五世而父之曾祖為高祖則遷其廟而不祭所謂五世則遷者也繼曾祖父皆倣之故繼曾者祭曾祖以下三世而不祭高祖繼祖者祭祖禰二世而不祭曾祖繼禰者只祭禰一世而不祭祖皆謂之小宗家故小宗有四而各至其子孫皆得祭高曾祖父而五世則遷其廟適子之外出於高曾祖父之族人兄弟皆謂之庶子各宗其宗有祭則助之有事皆告焉此其大畧也詳見于禮記諸註文公家禮性理大全小學集成等書○孔氏曰此文雖主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皆然○張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

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文公家禮大小宗圖下註曰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今人家不相合故今為此圖專主人家而言以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為始祖準古之別子又以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雖非古制其寔則古人之意也○袁旨曰父兄宗族所在非貴貴富富之地也○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

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註

惡去聲○朱子曰諫而不

逆謂委曲引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也○疏祭義又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蓋不逆之謂也異而入之則雖諫而不逆也○輔氏曰喜故不忘懼故不怨柔行巽入期父母之順於理而不期父母之從乎我至於此則其誠至矣○章句曰此一章言孝子順親之心又以起下節諫過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說則復諫註

說音悅下同復扶又反○吳氏曰下怡柔皆和順之意蓋諫易至於犯故欲和順也

入納也起者悚然興起之意

疏方氏曰前言怡聲此言怡色前言柔色此言柔聲則聲色皆欲柔而怡也起敬

有起言孝之心

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

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設疾怨起敬起孝註

孰熟同○萬

為鄉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閭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疾惡也諫而父母不說其罪輕不諫而

父母得罪罪於人其罪重

疏正義曰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二者之間寧可孰諫若物之成熟然○章句曰疾忿

也○湛子曰先之以下氣怡色柔聲也繼之以悅則復諫也又繼之以孰諫也不疾怨而孝敬益至焉人子之事親

必如是而后能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西山真氏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

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

熟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况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

息忘哉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朱

子論語註曰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

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諫與其得罪云云起孝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有過子諫諍之禮○益軒先生曰此一

章諫親之道盡矣○註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云云鄭註曰周禮云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

州為鄉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註號平聲○將以感動親心庶或能聽也疏曲禮全經曰三諫者誠已至也

天性不可逃善則俱善惡則俱惡一體故耳號泣而隨無可奈何也○示蒙句解云隨之者不是如大惡逆事亦必

隨親為之只不逃而罪此亦隨之也

又曰三諫數回諫也不必三次諫也○父母有疾冠者

不擲行不翔言不情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

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註

矧矢引切詈音利○擲梳髮也翔張

拱也情戲慢也變猶易也貌謂色也齒本曰矧怒罵曰詈孝子之事親病則致其憂不擲憂不為飾也不翔憂不為容也不變貌憂不多飲也大笑則見矧怒甚則至詈亦為忘憂故戒之復故復常
疏方氏曰言冠者別童子童子則也疾止則憂散故復常
無冠矣無時而不擲○翔論語曰趨進翼如註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言不情滙澤陳氏言不情不及他事也疏曰情訛不正之言○呂氏曰言不情者蓋不在乎此而及於他言之情也懈則忘之矣父母有疾心未嘗忘乎疾故雖言而不在乎他○定直按章句以註疏原訓為是謂情本作徒禾反平聲韻書以為美蓋父母有疾言不可文而華美故鄭氏謂憂不在私好而孔氏云言語戲劇華飾文辭是也後之解者不得其說遂以怠惰之情解之失其義矣依此則與行不翔例看固好然

其說近迂言不情者只是溫公所謂不戲笑也恐非修飾之謂矣及看集說補正則云要之不情祇是憂勤而不解非但不及他事及為華好也與鄙意暗合
變味滙澤陳氏曰厭飲而口味變○陳祚曰厭甲易乙也○定直按陳祚說與句讀同方氏亦謂食肉多品則為變味此說方好然依陳註作口味變則與飲酒句一例更佳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註
嘗謂度其所堪
疏禮曲

○章句曰先嘗恐有毒致謹之意也○藍田呂氏曰孔子所慎齊戰疾疾者危事也危而不謹取禍之道也况君親之疾乎藥不瞋眩其疾不瘳則攻疾之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齊量或失其宜寒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甚甚則至于害身為人臣子者不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註
呂氏曰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藥熟矣然後服之謹疾之道也方氏曰經之所言道其常而已非世傳而自得未及三世固在所
疏方氏曰經之所言云云方氏此語下曰故周官取也

醫師以十全為上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故孔子言無恆之人不可以作巫醫○吳氏曰近世名醫若東垣李果明烏陽朱震亨彥修皆非世傳而精造醫術屢起危殆且著書立言為醫門楷範方氏謂經言道其常者是也○集說補正曰呂氏說本註疏父子相承至三世之說也夫醫之為術固有父祖子孫傳業而精者然或有非世傳而自得於心或有傳非其人雖三世亦無足取者此解未可繫之也孔疏載一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嘗歎今之庸醫抄撮成方不讀三書以致殺人者多矣宋景濂有云古之醫師必通三世之書非是不可以言醫故記禮者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傳經者既明載其說復斥其非而以父子相承三世為言何其惑歟夫醫之為道必志慮淵微機穎明發然後可與於斯雖其父不能必傳其子也世之索醫者不問其通書與否見久於其業者則瞽瞍焉從之人問其故則曰是記禮者云爾也其可乎哉○定直竊按經所謂三世之醫者當以父子相承至三世為中正說或以通三世之書為說

者恐近穿鑿蓋古之醫者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見靈樞周官以此為試苟其不中試者棄而不用雖受於父祖豈復得為醫乎所謂三世父祖子孫相繼不隕家業者也夫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生於其家而習於其業雖凡庸之材亦然矣況父祖子孫相傳精勤其業者乎呂氏所謂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者其說為確古之業醫者固已精矣尚擇三世可謂謹之至而已矣駁世傳之說而取三書之說恐非經旨然以今世觀之則其言尤有補矣請嘗論之夫醫者人之司命也其心不可不存仁故夫子言無恆不可以作醫范文正公所謂其功與良相埒者豈空言哉醫者意也又理也自非博洽之儒圓機之士則不能洞視天人陰陽之秘而施行參贊挽回之功今之庸醫多懵然不考古經妄投謬施沽名傲功眩人肥身其不仁而不智醫之云乎哉徐春甫嘗論之命之以時醫福醫等名李仲梓再論之議矣嗚呼為醫者不仁而暴天物索醫者不智而被欺罔自隕天命不亦哀乎夫古者擇三世之醫為良今也世醫不必良其與委三世之粗者孰若求一世之良者哉蓋始作

醫者頗精於勤業多索治者而其家必富及二世則居然享其富情其業而不勤故其術弗如其父及至三世則益荒廢為庸醫豈古之所謂三世之醫乎哉故索醫者不可不精擇而擇之者不必問一世與三世必求於慈仁謹厚博洽圓機之工乃可也事親者不可不知之也故予謂補正之言未嘗無所補矣此予所常慨嘆故論之不覺其言之繁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註

行去聲○朱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

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疏論語學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也○王觀濤曰此章專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又曰志行俱兼善否○定直接觀志觀行似主傍人說然其實只是教人子宜慎志行敬菴許氏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志欲其蚤立而行欲其自修所以厲天下之為人子者非徒為觀入發也四書語錄曰開口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在孝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句纔講孝則上面說箇甚○鄒

魯指南曰心之所向為志即行之基也身之所履為行即志之顯也道字淺看即父日用所常行者○朱子曰道猶事也○緒言曰理道之道取人所當行之義若此處道字猶事也只取行義無當行意凡所行者便是道○直解曰雖凡事得以自專而其所行猶如父在之時至于三年之久亦不設有所改易斯則思親之念不渝于始終順親之心無間于存沒如是而後可謂之孝也否則雖能敬于親在之時而不能不變于親終之後所謂終身而慕者乎○講述曰衰經之中未能忘親縱有不是處何忍遽改○論語集註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緒言曰尹氏不忍二字乃推原所以無改之故語類云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游氏於事理上說得好故並載○朱子曰三年無改半上半下之事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

善也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註

令去聲○貽遺也○令善也果謂果決為之

疏

本註曰言親沒而思慕不忘則心能勇於從善而憚於為惡○

方氏曰將者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君子之心將有為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則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間而已○章句曰貽遺留也○衷旨曰父母雖沒行父母之遺體設不敬乎故有一念為善以成親名也為善之心自有所不能已矣是決於為善固孝也○章句曰此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

履之必有悵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悵愴之心如將見之註

悵音妻愴音創濡音儒悵音出悵他歷切○祭義禮

記篇名此言君子感時思親也履踐也悵愴悲傷貌濡沾溼也悵悵驚動貌見之謂見其親履霜露而悵愴故祭於秋履雨露而悵

疏

本註曰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方氏曰經文於雨露言春則惕故祭於春

知霜露為秋矣於霜露言非其寒則知雨露為非其溫於雨露言如有將見之則知霜露為如將失之○輔氏曰君子之於親終身不忘故氣序遷改目有所見則有所感○秋陰中萬物衰憊故君子履霜露而其心悵愴以悲○哀春陽中萬物發生故君子履雨露而其心悵愴如將見其親也○合璧曰此所謂春秋之祭以時思之事死如事生孝之至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

官備則具備註

上夫音扶○祭統禮記篇名統猶本也具者奉祭之物國之祭卿大夫相君命婦相

夫人人家之祭衆子相宗子衆婦相宗婦備外內之官也官既備則事無闕矣

疏

方氏曰以夫婦

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內之官若君制祭夫人薦盥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執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衷旨曰卿大夫相君而外之官備命婦相夫人而內之官備是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內外之官既備則助祭執事有其人而薦獻之具備矣○合璧曰夫

祭祀於先祖之禮者必宗子宗婦身親主之宗子祭先考衆子供俎豆所以備外官官所以執事而助祭内外之官既全備則饌具亦無不備矣○章句曰家之祭亦必夫婦躬蒞其事○**註**統猶本也釋文曰祭統記祭祀之本統猶本也故名祭統○集說補正云統者總統之義此篇盡志盡物以至三重十倫等莫不該載統括靡遺故名祭統以本釋統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註**字非也

蒞音利○蒞臨也必身親臨之者致其如在之誠也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已既不克與而時又不可失則使他人**疏**張子曰事親奉祭豈可使入爲之○葉氏攝之可也○**疏**曰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胡氏曰祭先之所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之遺也因其遺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辭○示蒙句解云古者祭祀之法主人有故則使人代之此大夫以上之禮也如士庶人有故則不祭然則此君子指大夫以上而言歟○**註**如在論語曰祭如在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

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齊三日

乃見其所為齊者**註**齊莊皆切散處並上聲樂五敎切者音視爲去聲○齊之爲言齊也所以

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致齊於內若心不苟慮之類散齊於外若不飲酒不茹葷之類樂好也者欲也五其字及所爲皆指親**疏**葉氏曰齊者精其思而已散言其思之始致言而言其思之盡○孔氏曰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陳祚曰致齊謂散齊以後三日之齊也散齊謂致齊以前七日戒也○祭統曰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章句曰內正寢之中壇弓曰君子非致齊不晝夜居於內是也致齊居內寢專精思慮不接事物也散齊猶接事物但不飲酒不茹葷故居外寢○定直接周延平謂内外者以廟之內外言之恐不然下文云祭之日入室齊非居廟內明矣章句說空爲正○本註曰致齊思此五者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所嗜素所欲飲食也見所爲齊者思之熟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正義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方氏曰齊於內所以

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齊三日則致齊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為齊者思之至故也○毗陵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貳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曰乃見其所為齊者言思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集說補正曰竊案河南程子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交接橫渠張子曰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為思其居處飲食惟當忘日忘食然二子之說若此然心之官則思不思則不足以通乎鬼神上章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樂與哀半豈必空空無思始為齊乎商頌那之篇綏我思成烈祖之篇齊我思成註以為致齊之所思則用成知齊有之思明矣特經之所為齊乃思之誠一而無朋從妄想耳非所謂思之熟也○定

直按程張之言竊可疑成氏所辨似有理竊謂思之誠一者必熟矣熟者誠一之積也故齊必七日三日而熟焉所謂思成者熟之謂也非熟則不能接神成氏所云非思之熟者亦恐不然西山真氏論程子之言云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祇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且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此亦似回護他祭之日入

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註儼音愛還音旋儼開代切○陳

氏曰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敬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出戶而聽祭畢而出聽也儼然太息之聲也疏張子曰儼疑其與曖義近不分明貌○本註曰儼然微見貌○輔氏曰指親而言○益軒先生曰此節乃上文見其所為齊者也○馬氏曰入廟而升於堂則儼然見乎其位薦腥而出

戶則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已薦出戶而聽則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祭之序也儼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愴然言其氣○**註**薦俎酌獻衷告曰奉俎以薦酌酒以獻○惕他歷切說文敬也

是故先王之孝

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者欲不忘乎心**註**輔氏曰先

王能存其心故親之容色自不忘乎目親之聲音自不絕乎耳親之心志者欲自不忘乎心也○**疏**章句曰心無時而忘親也○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衷告曰先王之孝享心無時而不念乎親故親之色不忘乎吾目若生存而承顏者親之聲不絕乎吾之耳若生存而聽命者親之心志嗜欲不忘吾之心若生存而先意承志者○戴氏曰自其生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及其沒也色不忘目聲不忘耳念慮之積非一日矣○**註**輔氏曰此文上有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心也五句此文下曰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愛則存致愬則著著存不忘致吾心之愛與敬而已**

乎心夫安得不敬乎**註**愬音確夫音扶○陳氏曰致愛極

誠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輔氏曰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疏**本註曰致極也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安得不敬乎極端愬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定直按著存並就親身言○方氏曰愛言追思之思愬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愬矣神雖微而猶著○慶源輔氏曰愛則心也故曰存愬則誠也故曰著存雖若存於內著雖若著於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於心○延平周氏曰致愛言其仁致愬言其誠存者亡之對著者微之對言致仁則能存其亡致誠則能著其微著與存不忘乎心則先王之所以敬也○毗陵慕容氏曰先王之孝終其身而不忘非特施於祭祀而已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耳目之所接心之所存常若親之在其側夫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以已之耳目合乎父母之聲色以已之心合乎父母之心志嗜欲則無斯須而不在敬矣愛者側隱而未見者是也愬者全實而未毀者

是也皆根於至性而不可偽為故致愛則雖亡也而存致
趨則雖幽也而著以著存常不忘乎心則莫之能貳其為
慎獨也至矣○真氏曰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慤之
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神之常理也其可敬不可敬乎親之
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也○定直按著存依孔疏則
以色不忘聲不絕為著心志著欲不忘為存馬氏陸氏皆
從之然聲色不忘亦是吾心之存不可以言親之著也依
合璧則以色不忘三句分屬致齊五思以見乎其位為存
聞乎其聲為著然見位聞聲是一樣著見的不可以為存
句讀取滙澤陣氏註色不三句為存見乎位三項為著似優
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曲禮曰君
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註
粥音育衣去聲○粥賣也丘墓也君子寧
其身之困而不忍慢其先孝敬之至也
其先粥之則無祭無以祭不仁也祭服所以接鬼神衣之
則褻褻之不敬也丘木所以託其宅兆為宮室而斬之是

慢其先而濟吾私
也是又不敬也

○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

造燕器註

假借也大夫有田祿祭器當自具故不假造為
也燕器自奉之器祭器未成則不造先神而後

已疏章句曰言必造也○延平周氏曰庶人共祭器而至
也於大夫則不假者以其家邑足以具之也○定直按

正義皇氏曰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
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

地大夫也無地大夫言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者曲禮
君子雖貧條正義宜參考長樂陳氏云無田祿者必假祭

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
以祭器不假為禮滙澤陣氏註禮記云大夫有田祿則不假

借祭器於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可也納蘭成氏
駁之云集說本之註疏益以曲禮有云無田祿者不設祭

器及禮運以大夫祭器不假為非禮故以有田無田分別
之然案周官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四命受器則有

祭器者必如王之下大夫及孤四命者也故曰大夫祭器
不假若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則延平周氏駁之矣蓋

王制之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即不容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意也且士之有田者亦得有祭器況於大夫孟子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謂器皿不備則士之有田者得備器皿也曲禮云大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則士與大夫皆有祭器也成氏所辨為明晰本註不取正義句讀章句竝不用陳註其意為確○章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設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註

膚皮也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小道者當然之理身不苟安而行必

繇道則己之名揚於後世而父母之名亦顯矣疏孝經○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章句曰膚皮也統言曰身體折言曰髮膚○祭義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又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此故也○導江張氏曰夫

孝道愛敬而已愛親自愛身始敬親自敬身始身者親之支未有知愛親敬親而輕毀傷其身體者故以是為始焉○孝經邇言曰人的一身不是自己的是父母生下的毀傷自身就是毀傷父母○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章句曰立身行道謂卓然自立而行必由道又曰天子顯揚如舜德為聖人是也○孝經大義曰不設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虧其行而後方可言立身故以是終之○定直接父母之生我不唯遺其身體而併以天命仁義之性付予我焉則有重於夫身體髮膚者必立身行道而後可謂全之矣故守身亦盡性之一端也殺身成仁亦所以行孝也故曾子曰戰戰兢兢無勇非孝也西山真氏曰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本註曰國人稱願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此語出祭義○朱子曰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為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張子曰非姑為是立身行道之事以求名也蓋有實而名隨之○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

失更學何事○大義曰名非君子所尚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教人以好名哉名者實之實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苟沒世而名不見稱則是終其身無為善之實是以君子疾之苟疾其名之不稱當常恐其實之不至而致致勉焉可也○孝經疏抄曰雖言其始終此略示有先後非謂不設毀傷唯在於始立身獨在於終明不設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而行無怠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也○定直按始者先務最初之謂終者完備成就之謂只是於孝道分

立身註 夫音扶○此疏司馬氏曰明孝非直事親而已○出則事君者在邦之孝也立身揚名永世之孝也盡此三道者君子所以成德又曰必盡是三者然後可以言孝○章句曰上通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此言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與上文相發明也自不設毀傷而廣之無非事親之孝矣○孝經集解曰上文止言孝之始終而此又兼言中於事君者蓋行道顯揚非事君如何能得

立身註 夫音扶○此疏司馬氏曰明孝非直事親而已○出則事君者在邦之孝也立身揚名永世之孝也盡此三道者君子所以成德又曰必盡是三者然後可以言孝○章句曰上通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此言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與上文相發明也自不設毀傷而廣之無非事親之孝矣○孝經集解曰上文止言孝之始終而此又兼言中於事君者蓋行道顯揚非事君如何能得

○益軒先生曰事親事君亦立身之事而只一端而已至于立身舉其全而言之故屬孝之終兼上文行道在其中○孝經直解曰忠孝兩全做箇好人這便是立身○身的道理吳臨川註立身者行道揚名之謂也

設惡於人敬親者不設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註 惡去聲○刑儀法也

愛敬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刑於天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

疏 存齋貝原先生曰自此以下說矣此大孝尊親之事

疏 五等之孝蓋愛敬立身之孝自天子至于庶人非有異而貴賤異等則其行孝之功不能無廣狹是理一而分殊也○禮運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益軒先生曰愛敬於親與愛敬於人無二心故愛敬於親者必愛敬於人○定直按愛親一句言其自

然也不是禁戒之辭○張氏曰不設惡慢者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也○吳註曰已之所得人所效曰德教○

孝經正義曰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吳註曰百姓以國言四海以天下言○真氏曰孝之為道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下之人無皆不愛敬其親矣豈不守約而施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天子孝經正義曰禮表記曰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曰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為天子也○註此大孝尊親之事祭義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益軒先生曰天下之人歸我率天下以事父母是大孝尊親之事也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云云亦此意○觀瀾三宅氏曰孔子說五等之孝正謂孝道之以敬身為大不特侍養也故曰不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孝之終也下文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天子之所以立身行道也保社稷和民人者諸侯之所以立身行道也下

至庶人其意皆同如是而後方得文意接續而孝道之大而且切可知也然則句讀引祭義雖地位相當而意趣頓殊其說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失瑩

保其社稷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註

溢音逸○制節自制於禮節也

謹度謹守法度也貴為國君可謂高矣富有千乘可謂滿矣高則易危在上不驕故不危滿則易溢制節謹度故不溢社土神稷穀神惟諸侯得祭之民謂庶民人謂在位者此下三節其次弗辱之事疏本註曰高而滿而溢者以奢也○玄宗註曰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吳註曰制以刀裁物也節如竹節度如尺度有分限也○孝經今文直解曰能制財用之節謹出入之度○定直按諸家多從御註以度為禮度今按此兩截上是不驕肆越禮就謹禮上說下是不奢侈恣財就節財上說直解恐近優句讀云制節自制於禮節也章句云以禮節自裁制也則亦以節字作禮節恐不如直解○正義曰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
為一國之主富有一國之財故空戒之也○吳註曰保謂
不亡失和謂不乖離○大義曰蓋自其始封之君受命於
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
以致爵位豈易而得之哉則為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
其心猶願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為其子孫者果
若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
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為孝者莫大於此如其不念先
公積累之艱勤恣為驕奢至於危溢以失其富貴而不能
保其社稷民人則不孝莫甚焉此諸侯所當戒也○社稷
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直以白直
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為社稷明受於天子也社即土
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為稷五穀之長亦
為土神據此稷者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
稷則無國也○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
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
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

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諸侯吳註曰五等之國君○正
義曰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
以其次稱為諸侯

猶言諸國之君也**非先王之法服不設服非先王之法言**

不設道非先王之德行不設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

夫之孝也註上行字去聲○法法度也道言也宗程子曰

廟故言疏

玄宗註曰服者身之表也卿大夫有家家必有

保宗廟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設僭上偏下○益軒
先生曰左傳曰服者身之文也又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故孝經以先王之法服為言行之先孟子以服堯之服為
誦行堯之言行之先可見修身之道當以正服為最先○
繫辭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君子之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可不慎乎○張氏曰服者身之章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
實皆不可不謹者也○玄宗註德行謂道德之行○吳註
率德而行曰德行又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

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
首服次言次行者蓋先輕而後重○范氏曰卿大夫以循
法度為孝○正義曰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朝則接
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宗廟吳註
曰祭法卿大夫立三廟宗字門中有示廟之名也寢之前
屋有東西廂者曰廟○韻會曰宗尊也古今註廟貌也所
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說文廟尊先祖貌也○卿大夫大
義曰通王朝侯國之卿大夫而言○白虎通曰卿之為言
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正義
曰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註家必有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
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

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

也註

長上聲○移事親之孝以事君則忠矣移事親之敬
以事長則順矣上即君長也士有田祿以奉祭祀故

言守祀

疏君言忠者父子天性事父之心自不能不盡君臣

義合事君之心常恐不能如事父之自盡○吳註曰孝即
愛也愛君為忠敬長為順○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因學
紀聞云此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韋彪傳註○長正義曰
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事其上吳註曰士之
位卑在上有天子諸侯為之君有卿大夫為之長皆已所
當事者保爵祿孝經句解曰可以保其官爵與其俸祿守
祭祀正義曰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
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
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明
也○大義曰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其所
事為重也○士吳註曰士謂王朝侯國之小臣及卿
大夫之家臣○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

用天

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註

聲○朱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
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
如此則身安用足自足以奉養

疏大義曰天之道謂天道
其父母也此其下能養之事

之運也。地之利謂土地生植農桑之利也。○又曰：庶人未受命爲士，既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養父母爲孝。然養父母在於足衣食，足衣食在於務農桑。務農桑又在於順時。令別土宜，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歛冬閉。我則以春耕以夏耘，以秋收以冬藏。如此則順時令矣。地之利高下燥濕各有宜，種我則或禾黍或秬稻，或菽麥桑麻。因地之利如此，則別土宜矣。蓋順天道而不辨地利，則物無以成，辨地利而不順天道，則物無以生。必天道地利二者皆得而後生植成遂有以足於衣食矣。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設放縱，節其用而不散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陷於刑戮，侈用則傷財而不免於飢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則庶人之孝所當然也。庶人泛指衆人，學爲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定直按：經文主農說，故諸家以耕獲言至。若工商亦當用天因地而後成其業，以養父母。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陳註曰：天地之氣東南多暖，西北多寒，地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因其地之所宜而爲之備，如氈裘可以備寒，絺綌可以備

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此皆因天地之宜也。此言居民材之道也。君上之制民產與下民之所自力無適而非用天道。因地利也。○張氏曰：孝道不可以一言盡，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愛敬而已。此於天子言愛敬，至士亦言愛敬者，諸侯卿大夫舉而包之，皆在其中矣。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愛敬爲孝，庶人以養爲孝。天子有四海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士有祿，不患其不能養而庶人則愛敬之道未必皆中禮，難盡責之。故養之之道在所當盡也。○朱子曰：庶人謂百姓也。既行此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沒，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誡，不可不深戒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註 孝之終始，始見上文事親而不疏。大義曰：所謂孝雖有五，其始有事親，終于立身，則天子至庶人一而已矣。故夫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吳註曰：孝之終

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章句曰不設毀傷孝之始行道顯揚孝之終不能如此則必作虧體辱親之事天子諸侯卿大夫甚則失天下國家不甚則亦遭危亂而士庶人必有災禍及其身○孔

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注續音俗悖音佩○悖猶逆也真氏曰父母生我者

臣父之臨子所以治而教之也其厚乎我孰重焉合君親而並言以見君臣其義一也

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君親臨之厚莫重焉玄宗註曰謂父為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莫重於斯○司馬

氏曰有君之尊有親之親恩義之厚莫此為重○張氏曰父之於子至親之中有君道焉不惟愛之而已養育之教

誨之實家人之嚴君也○吳註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既為我之親又為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為至

尊無有重于此者○家人有嚴君之語見易家人象傳○

定直接句讀引真氏以君作君上說但依白文自生之而

言之父母自臨之而言之君親諸家多作家君說○是故

不愛其親吳註曰由本及末為順舍本趨末為逆○邇言

曰若不愛其親反愛他人愛雖是德也只叫做悖德若不

敬其親反敬他人敬雖合禮也只叫做悖禮○大義曰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水之一源而千條萬派皆此源

之流如木之一根而千枝萬葉皆此根之發也孟子一本

之說正謂是也蓋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他人○孝子

則為順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則為逆○孝子

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

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注音養去聲下同樂

疏孝經集解曰致者極

樂謂愉色婉容人子事親之心自始至終無一毫之不盡可謂孝也○疏其至之謂蓋孝子之

事親也隨在各極其至隨事悉盡其心未致其極而禮不

備均不可以語孝○真氏曰子之事親一毫有所未盡皆

小學集疏

卷之二 明倫

四

不可以言至故五者皆以致言致者用力而極其至也○
大義曰居謂平居暇日無事之時敬者常存恭敬不敢慢
易也○定直按養謂平常就養無事為居有事為養古註
及大義專主飲食說恐不足○益軒先生曰樂者致吾心
之和樂以養親也五其字俱指孝子之心則其樂其字亦
同律蓋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云云古人一日養不以
三公換者孝子養親之樂也○又曰嚴者精潔肅敬○集
解曰居則致其敬如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夔夔齊慄之類
養則致其樂如承顏順志聖人傾以誤其心班衣戲彩之
類病則致其憂如言不惰行不翔色容不盛冠帶不服之
類喪則致其哀如擗踊哭泣呼號籲天之類祭事親者居
則致其嚴如齊戒竭誠思其笑語居處之類
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
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
也註
醜音丑○驕矜肆亂悖逆醜同類爭鬪亡滅亡刑
刑罰也兵謂以兵刃相如除去也三牲牛羊豕也三

者不除裁將及親其為不孝

疏

居上不驕玄宗註曰當莊
敬以臨下○為下不亂又

曰當恭謹以奉上○本註曰亂謂干犯上禁令○在醜不
爭玄宗註曰醜衆也當和順以從衆○又曰孝以不毀為
先言上三章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曰致大牢之養固非
孝○章句曰口體之奉雖豐親心不安豈得為孝哉○大
義曰雖曰具牛羊豕三牲之養自以為盡禮親得安坐而
食乎○定直按身亡而親不得安坐豈特親心不安而已
哉○衷旨曰此節言守身乃所以事親○**孟子曰世俗所**

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註

養去聲奕音亦從音縱戮音
六狠下懇切○四肢手足也

顧猶念也博局戲奕圍棋私偏私從從恣也欲謂耳欲聲目欲色也戮羞辱狠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

疏

離婁下○世俗所謂不孝者五益軒先生曰世至重

一謂一件非第一之謂按五者從輕至重故也○惰其三句直解曰世俗所謂不孝之事總有五件有等偷惰其四肢惟知晏安之可懷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身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一也○圖解曰不勤農工商賈家貧不力食也○博奕三句直解曰有等博奕好飲酒惟知朋從之可狎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交遊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二也○好貨三句直解曰有等貪好貨財偏愛妻子惟知自私自利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室家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三也○狐白曰好聚貨財是貪利私愛妻子是貪色○說約曰貪好貨財私昵妻子吝于甘旨背于左右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定直按貨財妻子兩平講述云好私不平看好以貨財私于妻子而忘其父母也恐不是○講述曰已上皆缺養猶未辱親○從耳三句直解曰又有一等縱耳目之欲嗜淫聲悅

臨官不敬非孝也

美色自放於禮法之外以貼父母之羞此則虧體而辱親不但失養而已不孝之四也○好勇三句直解曰又有一等逞血氣之私好小勇爭小忿自陷于刑辟之中以貽父母之患此則忘身以及親又不但辱之而已不孝之五也○衷旨曰一是怠而忘親二是縱而忘親三是私而忘親四是蕩而虧體辱親者五是忿而忘其身及親者○註新安陳氏名櫟元人性剛正孝友三歲祖母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涉獵經史十五鄉人皆師之著四書發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設不敬

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

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設不敬乎註

音陣裁音災○行猶奉也蒞臨也交兵曰戰制行伍曰陳遂成也曰莊曰忠曰敬曰信曰勇皆持身以敬也一有不敬小則辱親大則禍親矣

疏

祭義○益軒先生曰其人既往而物猶存雖親沒我身乃父母分身遺體我

之一舉一動皆奉父母之遺體其可不敬其身乎孟子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方氏曰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設毀傷孝之始也哀公問曰身者親之枝也設不敬與正謂是矣身者體之全體者身之別夫一人之身生於父母而別於父母者也故曰身者父母之遺體居處也事君也泣官也朋友也戰陣也皆所以行父母之遺體也苟唯不莊不忠不敬不信無勇則裁及其身裁及其身是及其親也豈孝也哉故每以非孝言之如是則行身之道設不敬乎先居處而後事君者內外之序也先事君而後泣官者尊卑之序也先泣官而後朋友者公私之序也先朋友而後戰陣者文武之序也○真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設毀傷然忠臣義士視死如歸何也此與其它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申矣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名不殞乃所以為孝也故曰戰陣無勇非孝也○設不敬乎表旨曰申言之當敬之至也○章句曰孝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其要則在敬之一言而已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註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者刺面劓者割鼻剕者割足宮者去勢大辟死刑也按書呂刑墨屬千劓屬千剕屬千

疏

章句曰

五百宮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凡三千條刑所
以罰惡惡莫大於不孝故罪亦莫大於不孝
摠結一篇之意所以警人之不孝至為深切事親者當深
玩而屢省也○孝經集解曰屬條目也○書經蔡傳曰屬
類也○正義曰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
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之○大
義曰刑罰之條目雖如此其多而罪之至大者無過於不
孝○章句張氏泉曰周禮鄉八刑一曰不孝之刑今法書
亦以不孝為十惡之首可見罪之大也○註宮者去勢周
禮註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正義曰婦人幽閉之
於宮使不得出也○又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
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宮刑猶
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

右明父子之親註

凡三十
九章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二

...

